



海防前哨

新文藝出版社

海 防 前 哨

中南民族學院抗大建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部反映東海前綫對敵鬥爭的通訊報告集。

共四十八篇，分爲五輯：

第一輯共四篇，反映了解放一江山島的戰鬥情形。

第二輯共五篇，是沿海人民對蔣賊海盜行爲的憤怒控訴。

第三輯共十八篇，反映了我陸、海、空軍在海防前綫的英勇戰鬥。

第四輯共十篇，反映了東海前綫的民兵和漁民們對蔣匪、蔣特鬥爭的情形。

第五輯共十一篇，反映了各地人民對海防前綫的支援、關懷和海防前綫的軍民關係。

海 防 前 哨

編 輯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上海長壽路74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07) [I III 59] 類別 文學—通訊報告
字數 126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1955年5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35100 冊

定價 六角四分

目次

祖國的海島

強攻一江山島·····	陳夫魯山(一)
解放一江山島之戰·····	浙江前綫記者集體採寫(二三)
登陸艇上的水兵勇士·····	陸其明(三)
解放一江山島目擊記·····	砲兵戰士 賀興岩(三)
受難五百天·····	孟金水(三) (熊洪濤記)
我的控訴·····	福州第一中學 康強(三)
從匪巢脫險歸來·····	倪立品(四) (潘崇忠等記)
仇恨的力量·····	野丁(四)
「強盜山」脫險記·····	東台縣驛港鎮漁民 張鳳鳴(四) (沈乾伯記)

夜襲金門島·····	張宛(三)
守衛在祖國海防最前哨·····	馬真划(五)
勇敢機智的戰士·····	江明
戰鬥在浙江前哨島嶼上的英勇砲兵·····	胡其坤(三)
海空狩獵·····	華敏(四)
砲兵觀察所的一日·····	許微(六)
痛擊蔣賊飛機的高射砲兵們·····	王傳洪(壹)
海洋上的英勇戰鬥·····	宋協綱
蔣賊太平號軍艦的覆滅·····	姚振亞(九)
海洋上的對空戰鬥·····	陸其明
護航在祖國海洋上·····	顧勇(三)
『一定把你們送上岸去!』·····	新華社前綫記者(八)
海、空軍戰士的共同勝利·····	李維明
姚雪森和他指揮的轟炸機羣·····	胡奇坤
把炸彈傾倒在敵人頭上·····	江明(二)
	張正(四)
	兵心(六)
	陸其明(九)
	張麟(一〇)
	王金鳳(一〇六)

起飛攻擊之前.....	蘿白 (二二)
讓戰鷹永遠矯健地飛翔.....	段希熾 (二四)
觀察鏡裏看勝利.....	馬真划 (二八)
洪順利和他的民兵伙伴們.....	黃岑 (二三)
歸來.....	陽曉 (二〇)
活捉『分隊長』.....	魏錦海 (二六)
海上抓特務.....	潘省 (二四〇)
獺窟島上的英勇鬥爭.....	龔人左 (二四三)
海防前哨的坎門人民.....	郭明倫 (二四七)
訪問大、小登島.....	龔人左 (二五三)
天羅地網.....	郭稼 (二五五)
記陳金龍股匪的覆滅.....	王亞東 (二六三)
兜捕蔣匪特務記.....	張志堅 施賢鏢 (二六六)

用更大的勝利來回答你們！……………陸其明 馬真划（二七〇）

你們的每一個勝利消息都鼓舞着我們……………浙江省一等工業勞動模範 樓子良（二七〇）

你們多打勝仗，我們多打糧食支援

你們！……………富陽縣華學富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體社員（二七〇）

張廠老大娘……………黃 岑（二八三）

同心滅賊……………野 丁（二八〇）

海軍戰士與紅領巾……………陽 曉（二九三）

兩枚紀念章……………孫壽禮（二九〇）

前沿陣地慰問記……………前綫記者集體採訪 宋協綱執筆（三〇〇）

女副鄉長洪秀樓……………葉大開（三〇三）

血肉相連……………漆 黑（三〇七）

信……………黃 岑（三二一）

強攻一江山島

大海

陳夫魯山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的深夜，天空上閃耀着微弱的繁星，斜掛在天邊的殘月，反映在海洋上，漾成一條動盪不已的白色的光路。這時，祖國的大陸上，已經燈火全熄，人人都在寧靜中安睡，然而無數艘人民海軍的艦艇，在朦朧的夜色下，轟鳴着馬達，在海洋上排開隊形，向着正南方向移動。

乘坐在這些艦艇上的，有海軍指戰員，也有陸軍指戰員們。在數小時之前，他們在前綫某地開了個盛大而隆重的誓師大會，他們接受了上級——代表了祖國人民而給予他們的光榮任務——去解放爲蔣匪盤踞着的一江山島。誓師之後，他們就連夜向敵佔島嶼進軍。

在某號登陸艇上，裝載的是步兵第二排。戰士們都擁擠地蹲坐在船艙裏面，把武器緊緊抱在懷裏，談了一陣自己的戰鬥決心以後，漸漸集中於傾聽有過戰鬥經驗的老戰士所講述的戰鬥故事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是一九五一年以後才入伍的，雖然他們也曾經在練兵場上的實彈演習中，受到過多次的戰鬥鍛鍊，不能說他們是毫無戰鬥經驗的新兵了，但此刻，在

他們看來，真正的戰鬥跟實彈演習總還是有着區別，於是，他們包圍了幾位經歷過解放戰爭的班長同志，不斷的要求他們講一講打地堡捉俘虜的故事。

七班長何信仁的矮胖的身軀，在燈光下晃動着。他操着一口湖南話，講述着自己的戰鬥經歷，可是他講完以後，就緊張地咂咂嘴，很抱歉似的補充了一句：『論說今天這個戰鬥，去打那個海島，我也沒打過，海、陸、空一齊下手，連見也沒見過咧！我，我也是個新兵，跟你們一樣！』

班長的話，深深打動了戰士周幸福的心，因為班長在講述自己的戰鬥故事中，曾提到自己怎樣通過戰鬥的考驗，爭取了入黨，而周幸福也正有着爭取入黨的願望。他的戰友張忠甫，拿臂肘撞了他一下，輕聲同他說：『周幸福，我先掩護你去炸地堡，過後，你也掩護我去炸地堡，怎麼樣？』周幸福轉過頭來，一把抓住張忠甫的手，緊緊的握了握，表示十分贊成。但又轉過頭去，細聽班長的說話了。

張忠甫比周幸福在年齡上要大一兩歲，常像哥哥般照顧周幸福。而且張忠甫是個有戰鬥經驗的老戰士，在解放戰爭中，曾經參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戰役，很有戰鬥經驗，要是他講起戰鬥經驗來，周幸福就瞪大着眼，聽得出神。因此他們就結成了好朋友。

周幸福聽完班長何信仁的戰鬥故事，同班長說了一聲，就獨自到艙面來尋排長。排長劉

德榮站在駕駛台旁邊，周幸福輕輕地走上去說：『排長同志，我早想爭取參加青年團，在這次戰鬥中，請你考驗我！』劉德榮滿意地面對着這個年青人，說：『同志，你有這個決心，你一定會被吸收入團的。現在，快休息去！』周幸福滿懷信心，愉快地轉回到艙裏來。

彈藥手陶國範，本來預備休息的，却怎麼也闔不住眼。他在想什麼？什麼也沒想，要想的都已經想到過了，決心在這次戰鬥中立功，而且自己感到蠻有把握。現在打擾他不能打盹的，正是戰鬥前夕的興奮情緒。渡海去作戰，他是第一次，他想像着飛機和兵艦都將配合作戰的情形，於是他的眼皮霎着霎着，怎麼也睡不着。這時節，艙裏已是一片打鼾聲，陶國範只看到班長何信仁一個人，還沒有打盹，他獨自在艙口站着，手掌裏攤開一張紙，一點依托也沒有地懸空的在寫着什麼。於是陶國範馬上想到自己：我還來得及寫封保證書，在戰鬥發起之前，交給上級，也許班長也在寫這個。他想着，就輕輕地從袋裏掏出記事本，撕下一頁白紙，寫着自己的決心書。

張忠甫和周幸福，早已打起盹來，並發出均勻的鼾聲。周幸福的胖臉龐上，露着緊張的表情，他開始進入了夢境。在夢中，他緊跟住班長，衝上山頂去……

艦隊經過一夜的航行，抵達出擊的集結地。現在已是十八日的清晨，東海邊昇起了旭

日，無風又無浪。戰士們休息了一夜，精神更加飽滿，而將被解放的一江山島，也已鮮明地擺在戰士們的眼前，戰士們懷着焦急的心情，不時抬頭望望太陽，等待着戰鬥起航的命令。

我們的混合機羣，上午就飛來了，銀翼掠過天空，一批又一批的飛向一江山去投彈。山頂我軍的砲陣地上，大口徑的砲筒，都翹着頸子，朝着一江山的方向。

在等待的時刻裏，戰士們總覺得時間過得太慢，一次又一次的問着：「到了時間沒有？」剛偏過中午，指揮船上發出戰鬥起航的訊號，大小艦艇，都轉動起來。這時戰士們誰都不去計算時間了，只是準備着馬上就要投入戰鬥。登陸艇列着隊形，在海洋上駛着。戰士們從艙口探出頭來向外瞭望，立即看到了前面不遠的一江山島上，已被我軍的飛機大砲，轟起了一陣陣的硝煙，就興奮地高呼起來：「班長，班長，你來看，咱們的飛機在轟炸哩！」停一會又喊着：「班長，班長，你來看，咱們的砲兵同志，打得真好啊！」有人還幽默地說：「不要炸得太乾淨呀，留一點給我們打！」於是轟起了一陣大笑聲。

艇長已經指揮着駕駛員，認定本艇的登陸點，命令加速前進。不一刻，艇上的兩用機槍，猛烈朝正前方開火，艙裏的戰士們一個挨一個的端好槍，站立着。外邊輕重機槍的震耳欲聾的聲響，使艙內的人，什麼聲音都聽不清了。排長劉德榮在艙口偻着腰向大家叫着：「準備登陸！」

登陸艇突然放下了前擋板，艇身向岸上靠攏。就在這一瞬間，呈現在面前的，却是一片懸崖陡壁，矗立着，如同一堵光滑的石牆。海軍戰士迅即把舵輪扭轉，登陸艇的頭稍向右側，再一次抵上海岸去。但這裏同樣的矗立着石壁，岩石受海水的剝蝕，露出許多小洞，裂着一條條的岩縫。戰士們已顧不得這些了，一邊射擊着，一邊強行登陸上去。

狡猾的敵人，當我強大砲火轟擊時，都分散地隱藏到灘頭的前沿陣地內，待我們的登陸艇抵上海岸，他們就把手榴彈像雨點似的沿山坡滾下來，山岬兩側工事裏的敵人的輕重火器，也一齊集中掃射二排登陸的灘頭，登陸艇頭前，槍彈織成了密密的一層火網。有幾個戰士，就在前擋板上，中彈倒了下去。艇上的海軍槍砲手，雖然以不間斷的射擊，掩護着步兵登陸，但敵人終究是居高臨下，憑藉着陡峭的山坡，連頭也沒露出一點，只是拿成批的手榴彈，往山下傾倒。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熱愛祖國的人民戰士，一點沒有猶豫。前面的中彈倒下，後面的還是衝出艇來。張忠甫就在這時縱身跳出去。子彈和彈片撕裂着他的棉衣，他不顧，奮勇竄過了火網，上了海灘，並且立即撲到一塊隆起的岩石下，憑藉着有利的地形，端起衝鋒槍，朝山坡上的塹壕射擊，打得塹壕緣上的積土，揚起一團團的泥灰。

繼張忠甫之後，周幸福同班長何信仁也跳上了岸。敵人扔下來的手榴彈，都沿他倆身邊

滾向海灘，在岩石堆上爆炸，可是後邊的戰士們，還是一個接一個的跳向灘頭。機槍副射手陶國範，迅速地從負傷同志手中接過一挺機槍，也躍身爬上岩壁。

排長劉德榮跳上岸就往右邊插上去，向上沒爬到十多米遠，左側飛來一顆子彈，打中了他，身子倒在山坡上。他知道自己已無力前進，揮臂高呼着：『同志們，不要猶豫，向上爬！』馬上，他的通訊員施旺明，立即從他手中接過衝鋒槍，衝上前去。

這時，張忠甫的衝鋒槍正在掩護班長和周幸福前進。周幸福爬在最前面。在他上面，又是一片非常險陡的鬆土坡。爬上去，又滑下來。鬆土隨着他的脚一齊往下落。鬆土坡上找不出一棵草，一點着力處都沒有。機警的周幸福立即轉向右側，把腳膝蓋貼住鬆土，使勁向上爬。爬了一程，終於找到了一處較好的地形，他就停下來開始射擊，轉而掩護張忠甫前進。就這樣，他們輪番地掩護着前進。一會兒，班長何信仁衝到最前面去了。

戰士們一站住了脚跟，就分頭向各個方向前進。張忠甫看着戰友的倒下，激起了他心裏的憤火，他找尋着敵人的火力點。發現在坡上邊的塹壕上，露着一個圓形的掩體，敵人的機槍，正從那裏打出來，張忠甫就掏出了手榴彈，向目標試了試，卻沒有投出去。這裏的坡度很大，要是手榴彈投不到掩體上，就會沿山坡滾下來，說不定傷了自己的同志。於是張忠甫就縮住了手，再沿山坡斜爬過去，冒着子彈，接近到掩體附近約二十米遠的地方，才扔出手榴

彈。手榴彈就在這個掩體上爆炸了。

和這同時，周幸福在張忠甫右邊，一槍打死了一個沿着塹壕奔跑的敵人。班長何信仁，周幸福、張忠甫都跳進了這條前沿塹壕，三人分頭向左右發展。周幸福猛追在沿壕奔逃的敵人，直追到一個大地堡跟前。他眼見敵人鑽進地堡去，就掃了一梭子，卻沒有打中。他就繼續用掃射封鎖住地堡口，騰出一隻手來掏出手榴彈，正好投進地堡口去。地堡裏先後發出兩顆手榴彈的爆炸聲，周幸福轉過頭來，才看見班長何信仁從地堡另一方向轉過來。原來他也向這個地堡，投了一彈。

張忠甫一人從右邊前進，不幾步，就碰上營參謀長胡蘭亭。胡參謀長帶的部隊，也從左邊登陸點上突破了，正向上發展着。這時節，兄弟部隊，已從多處登了上陸，戰鬥已經從灘頭發展到高地了。

突破了敵人的前沿陣地後，就向最高的主峯方向打過去。

何信仁率領他的半個班，繼續向山上衝擊。張忠甫瞥見班長又跳出了塹壕，他馬上從陣地上拉過來一挺負傷同志手裏的輕機槍，利用剩餘的子彈，猛烈地向敵人的第二道塹壕掃射，掩護着班長的前進。周幸福緊跟在班長後面，把自己觀察到的敵人火力點位置，指給身

旁的火箭筒射手看，叫他馬上射擊，自己就立刻緊緊上班長。在山脊的稜綫上，攔着一道絆腳網，周幸福猛插到班長前面，用手拉開鐵絲圈，讓班長從缺口上去。班長擦過他身邊時，親切地望了他一眼。他覺得：班長一定是贊許他，他就將鐵絲圈用力向旁邊一推，自己也順勢躍進裏面去。他協同着班長，拿手榴彈投向塹壕，隨着爆炸聲，他跟班長同時又躍進了這第二條塹壕。

在緊張的戰鬥中，班長何信仁一步也不停留，越過塹壕，又迅速翻上稜綫，身子靠住一塊岩石，半跪着，向左邊的主峯下沿，用衝鋒槍猛烈掃射。這時，主峯上已爲我兄弟部隊佔領，敵人正向這邊潰逃。周幸福在塹壕裏打了一陣，眼見敵人都轉到下沿，看不見了。周幸福正想跳上塹壕去，跟班長一樣地狠狠打擊敵人。就在這時，他猛見班長放下了手裏的槍，身子倒在岩石旁，而右側射來的子彈，還噓噓地掠過班長的頂上。周幸福趕忙低伏着身子，爬到班長身邊，搖撼着班長的腿，叫着：「班長，班長！」班長一聲也沒回答。周幸福低頭一看，才發現現在班長的太陽穴旁，一股鮮血往地上直流，班長犧牲了。這使周幸福越發激怒，他往回爬幾步，憑藉岩石，向右前方找尋發射那顆子彈的敵人，他要給班長報仇。

張忠甫也突然中止射擊。他也看見了班長的犧牲，提了機槍爬上來。在第二道塹壕內，他碰見了十一班長，他激動地說：「咱班長犧牲了，我要爲他報仇，請你指揮我打！」十一班

長就帶着他往前，插向敵人的砲陣地附近。張忠甫的這挺機槍，就在新陣地射擊敵人。他以非常憤怒的情緒發射着子彈。槍筒子燒紅了，燙焦了他的虎口，皮膚被燒得吱吱發響，他竟沒有感覺到，一味的猛打。直待子彈打完了，他才知道手上的疼痛，可是當他一眼瞥見陶國範，攔着彈藥向他這邊走來時，他馬上又忘掉了傷痛，叫着：『給我子彈！』又繼續猛打。

陶國範曾在自己的保證書上寫過：『機槍架到哪裏，我的彈藥就送到哪裏，』他一直記着自己這條保證，牢跟着副班長登上陸。但不幸，副班長在登陸不久，即負了重傷。剩下了他一個，他不免有些着急。但他仍攔了子彈向上爬，因為他也牢記着另一條保證：『堅決向前，決不後退！』坡路那麼陡，他爬得又吃力又着急，但他終於找見了張忠甫，他多興奮啊！

一江山島的東西兩個高山頭上，都已插上了勝利的紅旗。現在，部隊從各個方向，直搗到敵人的地區司令部門口，緊緊地圍住了這一股敵人最後的頑抗點。不同連隊的戰士們，都在二〇三高地兩側會師，並且立即自動歸屬指揮，繼續戰鬥。

張忠甫在主峯下糾集了第二排的六七個戰士，又組成了一個班，自己擔任指揮。周幸福也在陣地上組織了一個組，從右側插上來，不約而同的去圍攻敵人構築在山腰裏的大地堡。有幾個潰散的敵人，沿交通溝逃進了這地堡，還企圖抵抗，不時向外邊還擊。周幸福對準地堡口，狠狠掃了一梭子，並喊令他們投降。地堡裏的敵人，把槍腿伸到堡外，先後出來十一個

俘虜。剛解決了這個地堡，陶國範搜索到下面又有一個，幾顆手榴彈，一陣喊話，地堡裏跑出來一個敵人，一手提着帽子，一手提着棉衣，高叫：『我投降，我投降！』

張忠甫和周幸福，繼續解決了幾個地堡，並從俘虜口中，查知敵地區司令所潛藏的地堡，這是這個地區最後一個地堡，也是頑抗最激烈的地堡。張忠甫數次動員俘虜去喊話，俘虜都害怕這頑抗的敵司令官，不敢下去。這地堡貼在陡峭的山坡上，確實不易接近。張忠甫看清了地堡前有個砲彈坑，他就一躍跳在坑內，槍口正對準地堡口。他叫着敵地區司令的名字，喊他出來投降。地堡裏又終於出來一個俘虜，抖索着說：『司令官被你們打死了！』原來，這個頑固的敵司令官，在跳出地堡逃命時，被戰士們擲去的幾顆手榴彈炸死在交通壕內。

第二排的戰士們，一個個的緊集到山頭陣地上來，張忠甫看見周幸福，趕上來緊緊握住他的手。周幸福鬆了一口氣，興奮地說：『好，我們都打上來了！』陶國範摸着破碎的棉軍衣，笑着說：『從今以後，我可算是個老兵了，將來解放台灣，有經驗了。』

天快黑時，張忠甫和周幸福兩個，接受了押送俘虜的任務，一個在前，一個在後，押了二十多個俘虜，沿山脊的小路走下來。這些俘虜，全是他們親手捉到的，而且全是從地堡裏鑽出來的。